

一种美味

杨晓敏 乔叶 编



杨晓敏 乔叶 编



一种美味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种美味 / 杨晓敏, 乔叶编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5

(微小说)

ISBN 978-7-5399-7952-6

I. ①一… II. ①杨… ②乔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85787号

书 名 一种美味

编 者 杨晓敏 乔 叶

责任编辑 赵 阳 胡 泊

装帧设计 周伟伟

插图摄影 周宜荣 王 蕾 辛海龙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8

插 页 16

字 数 160千字
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952-6

定 价 3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ONTENTS 目录

父亲的请帖 乔 叶.....	001
到城里种麦子 秦德龙.....	005
祝福 于德北.....	009
拔牙 魏永贵.....	012
城里的月光 夏 阳.....	016
不懂哭就瞎了 符浩勇.....	020
残缺 田洪波.....	024
薄姬 范子平.....	028
熟亲 江 岸.....	032
春江花月夜 田双伶.....	036
春天里 冷清秋.....	040
唇印 刘建超.....	042
村主任的方木 范子平.....	046
打完电话就回家 周 波.....	049
回家 陈 毓.....	053
等你老时 安石榴.....	056
地气 王 往.....	059

冬逝	连俊超.....	063
二乘以三得八	赵 新.....	067
湖歌女	万 芊.....	071
蝴蝶庄之秤	司玉笙.....	075
还是离婚吧	巩高峰.....	079
黄狗白狗的问题	何一飞.....	083
回家的感觉	谢志强.....	087
尖叫	芦芙荭.....	091
剪婆婆	聂鑫森.....	095
今天你微笑了吗	符浩勇.....	098
绝望的骨头	安石榴.....	101
刻瓷圣手	聂鑫森.....	105
狼涎	申 平.....	110
理由	周 波.....	113
亮亮的家	万 芊.....	117
猎犬黑豹	陈力娇.....	121
罗拉拉的爱情兵法	田双伶.....	125
马掌师傅	田洪波.....	130
美女后遗症	王培静.....	135
亲爱的羊	陈力娇.....	139
碾碾上树	江 岸.....	143
批判会	崔国华.....	147

求宝 孙春平.....	150
瑞竹堂 孙方友.....	153
特别之旅 海 华.....	158
头发 非 鱼.....	162
瓦刀看见的事情 连俊超.....	166
王蘑菇种树 蔡 楠.....	170
望远镜 魏永贵.....	174
围狼 申 平.....	178
小米焖饭 赵 新.....	182
谢谢你说你恨我 乔 叶.....	187
一截木头 刘国芳.....	191
新守株待兔 李永康.....	195
艳遇 冷清秋.....	199
夜吼 孙春平.....	202
一个巴掌拍不响 崔 立.....	206
一夜 谢志强.....	210
醉酒 于德北.....	214
忧伤的夜晚 非 鱼.....	217
有一种惩罚叫表扬 凌鼎年.....	221
有这么一天 李永康.....	224
语文老师丁善元 王奎山.....	228
袁屠夫 孙方友.....	232

找牙	司玉笙.....	236
纸马匠吴有德	何一飞.....	239
子夜的士	王 往.....	243
一种美味	巩高峰.....	247

父亲一直是我们所惧怕的那种人，沉默、暴躁、独断、专横，除非遇到重大的事情，否则，很少和我们搭腔。

日常生活里，常常都是由母亲为我们传达“圣旨”，若我们规规矩矩照着办也就罢了，如果有一丝违背，他就会大发雷霆，“龙颜”大怒，直到我们屈服为止。父亲爱我们吗？有时候，我会在心底不由自主地偷偷问自己。他对我们到底是出于血缘之亲而不得不尽点责任和义务，还是有深井一样的爱而不习惯表达或者是不会表达？我不知道。

和父亲的矛盾激化是在谈恋爱以后。

那是我第一次领着男友回家。从始至终，父亲一言不发。等到

男友吃过饭告辞时，父亲却对男友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以后不要来了。”

那时的我，可以忍耐一切，却不可以忍耐任何人轻视我的爱情。于是，我理直气壮地和父亲吵了个天翻地覆。后来才知道，其实父亲对男友并没有什么成见，只是习惯性地摆一摆未来岳父的架子，显示了一下权威而已。在很大程度上，是我的激烈反应大大激化了矛盾，损伤了父亲的尊严。

“你滚！再也不要回来！”父亲大喊。

正是满世界疯跑的年龄，我可不怕滚。我简单地打点一下自己的东西，便很英雄地摔门而去，住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。

这样一住，就是大半年。

深冬时节，男友向我求婚。我打电话和母亲商量。母亲急急地跑来了：“你爸不点头怎么办？”“他点不点头根本没关系。”我大义凛然，“是我结婚。”

“可你也是他的心头肉呀。”

“我可没听他这么说过。”

“怎么都像孩子似的。”母亲哭起来。

“那我回家。”我不忍了，“他肯吗？”

“我再劝劝他。”母亲慌慌张张地又赶回去。三天之后，再来看我时，母亲神情更沮丧：“他还是不吐口。”可我们的日子都订了，请帖都准备好了。

母亲只是一个劲儿地哭。难怪她伤心，爷儿俩谁的家她也当不

了。“要不这样，我给爸发一个请帖吧。反正我礼到了，他随意。”最后，我这样决定。一张大红的请帖上，我潇洒地签了我和男友的名字，不知父亲看到会怎样，总之一定不会高兴吧。不过，我也算是尽力而为了。我自我安慰道。

婚期一天天临近。父亲仍然没有表示让我回家。母亲也渐渐打消了让我从家里嫁出去的念头，开始把结婚用品一件件地往宿舍里送。偶尔坐下来，就只会发愁：父亲在怎样生闷气，亲戚们会怎样笑话，场面将怎样难堪……

婚期的前一天，突然下了一场大雪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一打开门，便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一排宿舍门口的雪被扫得干干净净，清爽的路面一直延伸到单位的大门外面。

一定是传达室的老师傅干的，我忙走过去道谢。

“不是我，是一个老头儿，一大早就扫到咱单位门口了。问他名字，他怎么也不肯说。”

我跑到大门口，门口没有一个扫雪的人。我只看见，有一条清晰的路，通向我最熟悉的地方——我的家。

从单位到我家，有将近一公里远。

沿着这条路，我走到了家门口。母亲看见我，愣了愣：“怎么回来了？”

“爸爸给我下了一张请帖。”我笑道。

“不是你给你爸下的请帖吗？怎么变成你爸给你下请帖？”母亲更加惊奇了，“你爸还会下请帖？”

父亲就站在院子里，他不回头，也不搭腔，只是默默地、默默地掸着冬青树上的积雪。

我第一次发现，他的倔强原来这么温柔。

秦德龙 到城里种麦子

大光从城里拉回来个项目，组织种麦队，到城里种麦子。乡亲们一听就乐了，到城里种麦子？开玩笑吧？城里有地方种麦子吗？城里到处是玻璃盒子样的高楼大厦呀！不过，乡亲们都在想，如果真的能在城里种麦子，那也应该是春天一片葱绿，夏天一片金黄。

大光神秘地笑了：“城里人需要看见绿色。城里人已经分不清麦苗和韭菜了。”

这么一说，乡亲们都笑了。是呀，城里人越来越傻了。一些进过城里的人，都知道城里有野菜饭店、粗粮超市、公园养驴、阳台养鸡……城里人还用吊车把乡下的老槐树弄去……这么说，城里人需要看见麦子，是可以理解的呢。

许多男人报了名，都想去城里种麦子。二妮对大光说：“给俺也报上吧，割麦的时候，俺敢和男人比，保证颗粒归仓！”

大光笑道：“二妮，到城里种麦子，不是为了有收成，而是为了种风景！”

二妮疑惑地说：“种风景？种什么风景？”

大光说：“跟你说，你也不懂。城里的麦子是不用割的。”

二妮惊讶地笑了：“不割麦子？”

大光说：“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妇女们当然可以去，反正是庄稼活儿嘛。”

听大光这么一说，又有几个妇女报了名。

大光指挥着乡亲们，唱着豪迈的歌曲，向城里进发了。“麦浪滚滚闪金光，棉田一片白茫茫。丰收的喜讯到处传……”

乡亲们唱着歌，到城里种麦子了。大光果然说的是实话，果真是在城市的空地上种麦子。路边、树下、坡上，闲置的空地，都撒下了麦种，撒下了乡亲们辛勤的汗水。

城里人望着乡下人种麦子，感到了少有的新奇。哦，不种美国草皮了，改种乡下麦子了。哦，绿化美丽的城市，要有自己的特色噢。有些早年当过农民的城里人，看见乡下人种麦子，表现出格外的亲切。他们纷纷端茶送水，或直接参加了播种的队伍。

乡亲们很感动，城里人太好了。一定要悉心呵护麦苗，让城里人看到绿油油的麦苗，看到金黄色的麦浪，吃上新麦磨的面、蒸的馍。

可是，麦苗正拔节，还没灌浆呢，大光却下令了，让乡亲们把麦

苗剪成“板寸”那么齐。这是干什么？这不是糟蹋麦子吗？这不是坏良心吗？有人问大光。

大光说：“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了，到城里种麦子，不是为了有收成，而是为了种风景。城里人要的是绿色风景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二妮问：“绿色的风景当粮吃呀？这么多麦种撒下去了，不让长麦穗，真是鬼灵精怪。”

大光说：“对，城里的许多事，就是鬼灵精怪。明白吗，麦子长出了麦穗，我们就拿不到工钱了。我们的任务，就是搞绿化，用麦苗绿化城市。用麦苗搞绿化，比买美国草皮便宜多了，也许，这就是道理。”

二妮说：“我明白了，这就是你说的不用割麦子！原来，麦子根本就长不出来麦穗呀！”

大光笑道：“明白了就好，大家都干活儿去吧。麦苗老了，就锄掉它。撒上麦种，再种新麦子。就这样，一茬接一茬，记住，要的就是绿油油的麦苗！”

乡亲们会意地笑了，笑得很怪。二妮说：“看来是把麦子当草来种呀。大光，我不干了，我回家了。”

大光说：“也好，不想在城里种麦子的，可以走，来去自由。再回来，我还欢迎！城里总是要有人种风景的。”

有几个人跟着二妮一块走了。

可是，走了不多天，有两个人就摸回来了。他们告诉大光，带来了退化的麦种，只长麦苗，不长麦穗。

大光哈哈大笑。也许，撒下这样的麦种，农民才会心安理得？

于是，大光带领大家，播种了那些已经退化的麦种。二妮没回来，他也不介意，不久，他就将二妮彻底忘掉了。

大光成了个在城里种麦子的专业户。他总在乐悠悠地想：啥时候到下一个城市种麦子呢？

炸果子的这个女人有点瘸。她没有丈夫，丈夫三年前出车祸死了。她有一个女孩，七岁，今年上了小学。她原是一家阀门厂的工人，后来工厂放假，她就摆摊炸果子。一张桌，几把椅子，一张案板，十斤面。她和面很有规律，一天十斤面。用刀把面划开，用啤酒瓶子滚滚压压，再用刀切成小长条，两条一拉一捏，放进油锅里用大筷子翻动几下，眼见着果子就黄黄地酥酥地膨起来。

“浆子果子豆腐脑儿哎——”

她喊一声，尾音拖得长长的。

她知道，她喊过一声之后，她的第一个顾客就该到了。

果然，朦胧中那个终年一身蓝衣裤的哑男人拖着扫帚过来。

哑男人是市保洁大队红卫中队的工人，他负责扫这条街，他四十几岁的年纪，没家没业，白天扫街，晚上回中队打更。无烟酒嗜好，爱吹口琴，又不识谱，死记硬背了两支歌，一支《洪湖赤卫队》，一支《铁道游击队》。心情好了就吹“赤卫队”，心里郁闷就吹“游击队”，他的口琴和他形影不离。他到女人的摊上吃早点，一碗豆腐脑儿，三根果子，完后喝一碗豆浆。

女人说：“你很会生活。”

他抬头笑笑，从口袋里掏出半截白毛巾在嘴上擦了又擦。

他是一个干净人，一条毛巾剪成两半，两半毛巾像两个爱脸面的女孩子，一个赛着一个的白。他自己洗衣服，那套不下身的衣服已经由蓝变白，领口袖头都起了毛边。

同事都逗他：“搞套西服穿上？攒那些钱干啥？”

他把六个衣袋都从里往外翻出来，意思是说他没有钱。

同事就佯装去解他的铺盖卷。

他竖竖眼睛，有力地伸出四个手指头——四大碰不得。东北有“四大碰不得”，其中之一就有“光棍汉的行李”。

见他脸红脖子粗的样子，同事们开心地散了。他的那些同事，都是些半大岁数的老娘儿们，平日泼辣惯了，也都是急了敢掏出奶子往男人嘴里塞的主儿。她们和他在一起，还多了一些女人的爱护和体贴。

“一个光棍子不易呀。”她们总这么说。

家里有好吃的了，就多带出一口——他的嘴上并不亏。

大家说：“给哑巴介绍个对象。”